

花間詞人研究

伊 璣 著



普 及 本

上海
元新
書局
印行

花間詞人研究

伊 礎 編 著

上海元新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再版

(普及本)
全書一冊

實價一角四分

“花間詞人研究”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編著者

伊

礎

出版者

元

新書

局

發行者

錢

源

結

總發行所上海

法租界帶鉤
橋口壽康里

元

新

書

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一,	溫庭筠	20
二,	韋 莊	28
三,	牛 嶠	44
四,	牛希濟	48
五,	薛昭蘊	52
六,	張 泌	55
七,	毛文錫	59
八,	魏承班	63
九,	尹 鶚	66
十,	李 珣	69
十一,	歐陽炯	73
十二,	顧 夔	79
十三,	鹿虔扈	84
十四,	閻 選	86
十五,	毛熙震	88
十六,	孫光憲	91
十七,	和 凝	97
十八,	皇甫松	103

導 論

五代時的文壇上乃是以新體的詩，或可唱的詩曲，所謂詞者為主潮，而不以律調整齊的詩爲中心了。原來詞的一體，自經中唐詩人韋應物劉禹錫白居易輩遊戲的嘗試得到很好的成功以後①，晚唐的文人們，更高興起來填詞，便多數的走向着詞的新園地去努力了。大詩家溫庭筠便是晚唐詞壇的第一位大詞人；中國詞史上最初的一位詞家。這自然不是說，溫庭筠以前沒有詞人，只是沒有詞的專家罷了。許多的中唐大詩人們雖然亦有詞流遞於後，但他們只是偶爾填詞；他們的心目中仍是以詩爲宗，填詞不過是遊戲

①韋應物有三台二首，調笑令二首，劉禹錫作有楊柳枝竹枝詞等十餘首，白居易有憶江南，竹枝詞，楊柳枝諸詞，又有長相思如夢令各二首。

的嘗試而已。他們雖創製了十餘調的樂曲，但這些樂曲細看來都是些整齊的詩體，並不是長短句的詞調②。而且他們所作的歌詞，亦都是模擬着當時里巷的或胡夷的近於民間歌謠的情調與筆調的東西，而沒有詞的蘊藉含蓄之趣③。直到大詩人溫庭筠起來，才始專力於詞，他才脫離了中唐詩人模擬民歌的俗套。他開始創造一種文人詞的新的情調與筆調來，而確定了詞的形式。他的詞的表面上喜歡用金玉錦繡鴛鴦鳳凰鸚鵡鷓鴣一類的綺麗的金碧眩人的字句，同時他創造出來的詞境又若明若暗，若輕紗的籠罩，若朦朧的夜月；這種煙霧淒迷的作風，使讀者很神秘

②據唐宋諸賢絕妙詞選與尊前集等書的記載，共得十餘調，楊柳枝，竹枝，浪淘沙，三台，謫仙怨，紇那曲，拋球樂，瀟湘神，宴桃源，長相思，花非花，漁父詞，轉應曲，憶江南，……相傳這十餘調都是中唐時的樂曲，但分別看來，前七首都都是整齊的詩體，如楊柳枝，竹枝，浪淘沙都是七言絕句，三台是六言絕句，謫仙怨是六言律詩，紇那曲是五言絕句，拋球樂是五言詩，都不是長短句的詞調。瀟湘神，宴桃源，長相思，花非花，都是晚出的詞調；只有漁父詞，轉應曲，憶江南三調，是中唐時代的樂府新詞。

的感到一種富麗深邃之感。“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燈在月朧明，覺來聞曉鶯”。“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楊柳又如絲，驛橋春雨時”。③……他這種迷離而又峻刻，深入而不淺露，朦朧月夜似的作風，便在詞的園地開闢了一大支派，所謂“花間”一派，便以他爲宗師了。

在詞的園地裏所謂“花間”這個名詞，便是泛指趙崇祚所收集以蜀中詞人爲中心的一部總集花間集中的許多作家而言的。花間集的編成，已是五代的後半葉。（據歐陽炯的序稱“時大蜀廣政三年（公元九四〇）夏四月日”。書中所錄的詞人除溫庭筠皇甫松外，幾全爲蜀人，（前蜀爲尤多）僅一孫光憲是荆南的作家，和凝是中原的

③例如劉禹錫竹枝詞云“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以“晴”字諧合“情”字，完全是民間的同音字遊戲的套子。

④以上皆溫庭筠菩薩蠻詞中句。

詞人；於此可見五代時兩蜀詞人的濟濟了。但這也不爲無因的，蜀地自從盛唐以後，文學的風氣，已經很濃厚；到了五代時中原混亂不堪，無年不在紛攘之中，這時的蜀中以僻處西南之故，社會略爲平靜。加以前蜀主王衍①，後蜀主孟昶②又都溺於聲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故兩蜀的詞壇於時爲獨盛了。此外花間集的編者趙崇祚仕後蜀爲衛尉少卿，因見聞的關係，自然所選蜀人詞爲獨多耳。全書據歐陽序說，所錄“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爲十卷，”所選詞十八家，此十八家的次序，及其所選他們的作品數目如下：

<u>溫助教庭筠</u>	六十六首
<u>皇甫先輩松</u>	十二首(原作十一首)
<u>韋相莊</u>	四十八首(原作四十七首)
<u>薛侍郎昭蘊</u>	十九首
<u>牛給事嶠</u>	三十二首(原作三十三首)

①王衍見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新五代史卷六十三，十國春秋卷三十七。他的詞有醉妝詞。

②孟昶見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新五代史卷六十四，十國春秋卷四十九。他的詞有玉樓春。

<u>張舍人泌</u>	二十七首
<u>毛司徒文錫</u>	三十一首
<u>牛學士希濟</u>	十一首
<u>歐陽舍人炯</u>	十七首
<u>和學士凝</u>	二十首
<u>顧太尉夔</u>	五十五首
<u>孫少監光憲</u>	六十一首
<u>魏太尉承班</u>	十五首
<u>鹿太尉虔扆</u>	六首
<u>閻處士選</u>	八首
<u>尹參卿鶚</u>	六首
<u>毛祕書熙震</u>	二十九首(原作三十首)
<u>李秀才珣</u>	三十七首(原作三十一首)

這十八人的詞，照歐陽炯的序說是“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爲十卷”。惟細檢書內目次所載的詞，實僅四百九十八首(卷首目錄所載爲四百九十四首)這是不足歐序所說的五百首之數目的。但這種錯誤並不是歐陽炯的，乃是趙書目次割裂分配時的疏忽。所以我們倘細心的校起來，

則趙書仍可以湊足五百首之數的。即卷二皇甫松的採蓮子應作二首，則爲十二首。如此加上溫庭筠的十六首，韋莊的二十二首，這一卷方能湊足五十首。卷三韋莊二十五首，應爲二十六首。卷四牛嶠二十六首，亦爲二十七首。卷八孫光憲的竹枝亦應作二首，誤作一首。（證之萬樹詞律確應分一爲二）這樣一改動，除了卷一，卷五，卷七，卷十，均爲五十首；卷二，卷三，卷四，卷八，原作四十九首，現在均作五十首；此八卷的數目極爲整齊。雖然卷九只有四十九首，但卷六卻有五十一首，兩卷平均了仍各爲五十首。全數十卷，每卷五十首，總數恰爲五百首，正如歐陽炯序之所云了。惟自來研究花間集者，對此均不及細校，以爲歐序“五百首”者，正如詩經之稱“三百篇”，是約略而言的，那就不能不說他是疏忽了。茲再列表如下：

卷一：	<u>溫庭筠</u>	五十首
卷二：	<u>溫庭筠</u>	十六首
	<u>皇甫松</u>	十二首（ <u>採蓮子</u> 二首）

	韋 莊	二十二首
卷三：	韋 莊	二十六首(原錯廿五首)
	薛昭蘊	十九首
	牛 嶠	五首
卷四：	牛 嶠	二十七首(原錯廿六首)
	張 泌	二十三首
卷五：	張 泌	四首
	毛文錫	三十一首
	牛希濟	十一首
	歐陽炯	四首
卷六：	歐陽炯	十三首
	和 凝	二十首
	顧 夐	十八首
卷七：	顧 夐	三十七首
	孫光憲	十三首
卷八：	孫光憲	四十八首(<u>竹枝應作二</u>
	首爲四十八首)	
	魏承班	二首
卷九：	魏承班	十三首

鹿虔扈	六首
閻 選	八首
尹 鶚	六首
毛熙震	十六首
卷十：毛熙震	十三首
李 珣	三十七首

二

就詞的作風一方面說，從晚唐到五代，雖然沒有很大的變遷，但也未嘗沒有小小的差異；我們試就兩代的詞人的作品而論，唐人的詞大都出自詩人學者，詞風較雅；五代詞人則一味趨從溫庭筠的作風，專爲富麗側艷之詞，詞風較靡；但這也不過大體而言，並不是全都如此的。像“簾捲水樓漁浪起，千片雪，雨濛濛。”（牛嶠江城子）“楚山青，湘水綠，春風澹蕩看不足。”（李珣漁歌子）“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鹿虔扈臨江仙）這豈是當宴則歌的靡靡的離情閨思之屬的作品？所以就花間詞人的作風而論

可以分爲穠麗的與清新的兩派。但就這兩派的作風，在花間集中所佔的作品的數量而論，則花間集中究竟香艷富麗的詞爲多。所以一提到花間的詞風，便聯想到穠麗了。王士正的花草蒙拾說，“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艷，非後人纂組所及。”這便是花間詞風的香豔富麗的明證。第一我們試看花間派的開山祖溫庭筠的詞。如：

小山重疊金明滅，

鬢雲欲度香顚雪。

嬾起畫娥眉，

弄妝梳洗遲。……

新帖繡羅襦，

雙雙金鷓鴣。(菩薩蠻)

手裏金鸚鵡，

胸前繡鳳凰，

偷眼暗形相。

不如從嫁與，作鴛鴦。(南歌子)

溫氏的詞，幾乎一看就可以知道；因爲他愛用富麗的字面。他最愛用的字如金，玉，鴛鴦，鳳

鳳，鷓鴣，蝶，翠，鈿，釵等形容女子裝飾和用品的字，而這些帶鳥字旁或金字旁的字特別多；使讀者很神秘的發生一種富麗之感。我們如果把他收在花間集的六十餘首統計一下，知他的詞花字凡三十三見，金字凡二十九見，玉字凡十八見，鴛鴦凡五見，鷓鴣凡二見，鳳字凡九見，蝶字凡三見，翠字凡十六見，鈿字凡五見，釵字凡六見，此外如屏，畫，繡，鶯，風，月，（月字凡十八見）杏，柳，雁，燕也用得極多，不過不十分的能夠引起富麗的感覺而已。王國維說：“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這可知溫詞的富麗了。在花間詞人中步趨溫氏這種富麗側豔的作風的，如牛嶠，毛文錫，魏承班，尹鶚，歐陽炯，顧夐，閻選，毛熙震，孫光憲和凝諸人的作品中，都是受有溫氏的影響的；不過有過有不及而已。例如：

捍撥雙盤金鳳，

蟬鬢玉釵搖動。（牛嶠的西溪子）

銀漢是紅牆，

一帶遙相隔。（毛文錫的醉花間）

翠翹雲鬢動，
歛態彈金鳳。（魏承班的菩薩蠻）
嚴妝嫩臉花明，
教人見了關情，
含羞舉步越羅輕，
稱娉婷。（尹鶚杏園芳）
蘭麝細香聞喘息，
綺羅纖縷見肌膚。（歐陽炯的浣溪沙）
宿妝猶在酒初醒，
翠翹慵整倚雲屏。（顧夔的虞美人）
粉融紅膩蓮房綻，
臉動雙波漫。（閻選的虞美人）
晚起紅房醉欲消，
綠鬢雲散裊金翹。（毛熙震的浣溪沙）
醉後愛稱嬌姐姐，
夜來留得好哥哥。（孫光憲的浣溪沙）
一迴嘗酒絳唇光，
佯弄紅絲繩拂子，
打檀郎。（和凝的山花子）

這都是十足的香豔富麗的詞，是花間集中主要的風格，是造成了所謂花間詞派穠麗的作品的要素。第二在花間集除了穠豔富麗的作風外，還有不少的很清新淡雅的詞。即善作豔麗詞的溫庭筠其所作也有淡雅的。例如茗溪漁隱叢話所稱的更漏子詞：

梧桐樹，
三更雨，
不道離情正苦。
一葉葉，
一聲聲，
空階滴到明。

他這種清新淡雅的風格，大概是從張志和漁歌子中來，而爲後來宋朱敦儒們一派閑適詞的先導。溫氏之外像牛嶠李珣的詞，亦有這類的風格。例如：

簾捲水樓漁浪起，
千片雪，
雨濛濛。（牛嶠江城子）

楚山青，

湘水淥，

春風澹蕩看不足。

草芊芊，

花簇簇，

漁艇棹歌相續。（李珣的漁歌子）

雲帶雨，

浪迎風，

釣翁迴棹碧灣中。

春酒香熟鱸魚美，

誰同醉？

纔却扁舟篷底睡。（李珣的南鄉子）

扣舷歌，

聯極望，

槳聲伊軋知何向？

黃鵠叫，

白鷗眠，

誰似儂家疏曠。（孫光憲 漁歌子）

但牛李的詞，這類的作品終是少數的；說到